

# 超·薄

## 扁平世代好自在？

撰文 姚瑞中

每年一度年輕藝術學子的畢業美展已於5月份陸續在全台各地展開，而其中的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可以是一個就近觀察的參考座標，從中也可看出一些藝術發展走向乃至於藝術教育的問題。這八校聯展包括三個主題展（北藝大科藝所的「科技媒體·聲光幻形」、台藝大美術系的「超·薄」、中技院環設系的「華山論建」）與五個畢業展（師大美術系的「草莓醬·草莓釀」、高師大美術系的「大肆囂」、彰師大美術系的「粉紅生薑俱樂部」、聖德基督學院應藝系的「癮」與樹德室設系的「室度空間」），除了三所比較偏向應用藝術及設計的科系之外，其他五所純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走向的院校都各有所長，展出內容與形式各異其趣，不過非常有趣的是這些展名都有一種「輕盈化」或「雙關語」傾向，除了平面繪畫與裝置作品之外，也出現了大量運用影像及科技媒體的活潑面貌，可以看出年輕一代受到傳播媒體的影響，也暗示了我們正處在一個與手工技藝逐漸斷絕的時代！

## ■從專題展走向看當代藝壇新趨勢

台藝大美術系的「超·薄」，是以該校大三學生為主一個探討影像的群展，該展以「暗箱」概念將華山四連棟展場裝置成一個龐大暗箱，多數作品都在探討影像本質與生活的關係之上，也試圖從傳統化學膠片的定影概念與電子數碼模組內無止盡的修改與覆蓋性中提出反思，策展小組意圖以「超·薄」切入整個媒體影響下的時代氛圍，其中對「薄」的界說似乎也暗示了媒體界面特質所帶來的心理狀態，它可以指涉某種媒體時代下的「扁平化」現象，也可以從影像機械機制中反思人類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若將字面分開來看，「超」其實是一個多重指涉卻又帶有隱諱的詞性，帶有「超級」、「超越」等涵義，縮小至作品層面來看，多少可以讀出年輕一代關注的存在處境。誠如我們生活在這個資訊無所不在的社會中，影像包裝出了某種華麗但卻疏離的「冷現實」，而隱藏在這種「冷現實」下的生存樣態，卻又突顯出影像「薄膜化」與「扁平化」傾向，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暗喻了一種雙重性，包括透明／反透明、保護／隔離、絕緣／冷漠等相對性意義，而以上幾點存在於物質層面所引申出的心理，乃至於社會層面，則是頗值得玩味的一種由影像帶入物質層面的嘗試，從作品

的多樣性來看也可以窺出其旺盛企圖心。不過藝術是否在龐大理論架構下已成為某某專有名詞的說文解字，甚至有一種觀念超載而作品視覺薄弱的傾向？則是另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畢竟生活中因影像大量填充往往讓人不得不有一種生活感的薄弱，「擬真」除了複製真實之外，我們又究竟存在著多少「真實感」？而失落的又是什麼？

至於北藝大科藝所推出的「科技媒體·聲光幻形——2004科技藝術展」，仍延續以往展出的基本形式與風格，這間以科技藝術創作為主的研究所，不但長期以來對於新媒體藝術的推廣開發不遺餘力，對於台灣相關藝術人才的培養也累積了一定數量，可說是台灣科技藝術創作的搖籃，雖然該所研究經費短缺，但在全體師生努力之下，透過本展仍可以看出其專業而充滿實驗性的企圖。參與展出的學生不乏已在少數展出中嶄露頭角，不過作品呈現出的質地明顯看出有值得改進的空間，其中少數作品似乎有國外作品的影子，而此現象也突顯出對國際藝壇最新脈動掌握的緩慢與不足以及相關著作的付之闕如，雖然作品樣貌或製作原理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相同問題，面貌上的雷同也無可厚非，但如何從標準化操作模式中營造出個人化風格，並從不斷實驗中累積出媒體藝術新觀點，也許不必操之過

急，尚待有心人士的引界與推廣。

雖然以上二展只是一個片面取樣，但仍可從參展作品中看出某種創作走向，大致上主要是以探討影像、數位及科技藝術為主，這與台灣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媒體藝術有關，而國際上目前正方興未艾的一股影像潮流也不無影響。不過這類創作也面臨一些問題，若美學內涵或人文素養不夠深刻，觀者往往只看到炫露技術或器材層面，甚至有可能只看到科技而看不到藝術的「科技產品展」。另一個是空有人文素養而無法在技術層面上達到預期理想或觀念超載等問題，除了技術支援不足所導致作品質地不如預期效果之外，許多錄像作品對於投射／反射、影像／承載體之間的拿捏仍有討論空間；例如影像本身所承載的「介面」（螢光幕）只是做為一個反射值較高的白底平面幕或「發光體」，還是有其他可能？若影像投射於屏幕上的處理讓空間與觀者產生一種曖昧不明之狀況，那麼影像所開的這扇「窗」與白屏承受投影的另一扇「窗」，是否能夠準確成就作者內心境像的反映？雖然作品可能因為經費或其他因素尚有一些修正空間，但仍可感受到這些「準藝術家」的企圖心與努力，這點也是許多任教師長長期灌溉下的成果，令人對台灣當代藝術前景仍感到一絲欣慰之處。

## ■畢業展與藝術教育面臨的問題

至於其他三所培養美術教師為主的師範體系，雖然展出面貌與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仍能從其展名中嗅出某種私密敘事傾向，師大美術系的「草莓醬·草莓釀」，意圖對70年代出生的「草莓族」取其諧音「草莓這樣（醬），草莓那樣（釀）」（也就是「我們這樣，我們那樣」之意），以自我解嘲的輕鬆態度看待其生長經驗與環境，不做過多社會批判而只在草莓聲浪中自得其樂；高師大美術系的「大肆囍」，則沿用麻將中的專有名詞「大四喜」，暗示來自東南西北學子集合的因緣際會之意；彰師大美術學系的「粉紅生薑俱樂部」，將創作比喻為生薑菜色，暗示藝術創作的多元變化和樣貌。雖然展名乍聽之下生鮮絢麗，但聲明態度卻大於實際展出內容，也是近年來類似展出的一個普遍現象，然而實際上這種操作模式是否真的提出何種藝術觀點或視野卻見人見智，觀者可以將其視為歡樂有趣或自我調侃的語氣，也可以視之為某種社會集體性氛圍，卻未必在美學主張上有所創見。

這些各別展覽雖說是以畢業生為主的畢業展，不過和以往師範系統的相關展出相較之下仍有一定進步與成長，也不乏具有

潛力的新秀，但這種博覽會式的接力展出，除了因地點便利較能吸引觀眾或提供校際交流平台之外，許多作品手法、形式與概念卻約略看出有許多先行者的影子，雖只是學生畢業美展尚不需多作苛求，但多數作品完整度及精緻度欠佳，是否可以因為藝文環境的時不我予而獲得諒解尚待討論。

除此之外，陳列方式也碰到一些問題，也就是華山原本龐大的四聯棟空間性格過強，斑駁牆面、水泥灰色地面及屋頂鐵架使得空間產生某種頹廢之感，若只是將作品以隔板劃分幾個區塊，再以傳統掛畫概念進行中性潔白空間的布置，基本上只是將作品從另一空間移至此地而缺少對話，往往會造成作品被龐大空間稀釋或作品之間相互抵銷，加上照明問題從華山成立以來一直都沒有進行專業性建構，因此就算不從作品內容剖析而光從外在形式考察，無論是多麼亮眼的作品在沒有優秀照明下都必打折扣，這不只是展出單位或作者本身的問題，也許相關主管與經營單位對此也責無旁貸。若再以更嚴格的角度要求，一個月餘密集在同區空間中展出真的能提供校際間交流的平台嗎？實際上幾個被劃分開的展覽充其量是一種妥協做法，對於作品相互之間的關聯性、校際與校際間整體動線的規畫，乃至於展出場地的適切性及

宣傳與公關運作，都看不出為何要置於同一時空中集體展出的必要性。

展出層級端視策展單位如何自我定位，無論是畢業美展、專題性聯展或國際級雙年展，都是要在有限資源中求取最佳展出的可能，在台灣愈來愈多的專精展出潮流裡，大雜燴式展出已無法滿足眼尖觀眾的需求，但要如何在眾多展覽中脫穎而出呢？建議展出單位要以控管品質為優先，寧願縮小規模也不貿然以大堆頭方式填空擺置，若沒有企圖打破約定俗成的展覽概念，那麼作品精緻度則不可不察；此外，與其大雜燴般地散漫置一地，倒不如計畫循序漸進推動其他方式的展出，例如以主修或組別區分的校外集體性展出、打破主修或組別的綜合式展出、與畫廊合作的主題式展出、「打游擊方式」於零星聚點的展出、在某個區域分散的「尋寶式」同步展出、在不同專業畫廊與另類空間舉辦的接力型個展及聯展，或同時在不同展覽空間舉辦專題展……等，也許能提供這些未來藝術家更多創新與實驗的鍛鍊。

在此另要提出一個值得反思的現象，也就是近年來裝置作品的氾濫及過於注重形式包裝所導致的「藝術裝置化效應」，展覽的企圖主要在於展出內容而非僅止

於表現形式，雖說形式也是一種內容，但「裝置」只是眾多表現形式中的一種手法而不是目的。但就這幾年青年學子一窩蜂做出所謂的「裝置藝術」來看，多數傾向鏡框式裝置或裝飾品概念，乍看之下巧妙亮眼，但觀念性與厚度似乎尚嫌不足，而過多觀念上的橫向「挪用」、不求甚解的「套用」，甚至虛張聲勢的「亂用」，也成為學院教育體系必須反思的問題。

面對此現象，策展人徐文瑞語重心長地表示：「過去美術學院的設計基本上是缺少理論訓練的，以技術上的訓練為多；但近幾年情況反過來，理論的訓練愈來愈多，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生吞活剝的現象，總之這是一個過程。但大家不要忘記，理論的訓練跟觀念的訓練是很不一樣的：做為一個藝術家，是要訓練如何掌握觀念，把觀念發展成自己的作品，找出創造的新路線；而不是去學會很多理論，再把這些理論應用出來。目前最大的缺與危機就是：藝術缺少了實驗性，藝術缺少了生命力；這種生命力的缺憾很多是來自於理論把它壓扁了，而忘記重要的是觀念。藝術家真正要緊的是觀念的訓練，當然運用一個新的媒材，要清楚地掌握這個媒材所提供的可能性，能夠繼續往前推做些什麼事情；但這只是一個

工具，要怎樣在這工具之中找出自己的觀念在哪裡，這才是重點。」

再從高等藝術教育體系來看，因學院及科系廣設、學生眾多，無非對有志於此的青年學子是一大福音，但在院校科系是十餘年前數倍的現今，數量雖明顯增多但作品質地普遍來說並沒有相對提昇，雖然時空環境有所差異，但令人沮喪的是研究所慢慢有「大學化」傾向，大學也逐漸有「專科化」的現象，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是師資不夠還是設備不足？是入學門檻過於寬鬆或招生浮濫？再者，藝術教育界檢討當今視覺藝術教育的政策是否適當？人文素養的養成是否落實？師資陣容是否堅強或新陳代謝過慢？學院是否給予青年學子獨立發展的環境與空間？以上種種問題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牽涉層面也相當廣泛，更不可能在短期間獲得改善，但隱藏在培養中等與基礎藝術教育的高等藝術師範教育若無法從體質上根本改革，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將會形成緩慢的非有機性與自體循環，直接受到影響的是社會未來主人翁。在現實壓力與藝術環境不平衡的生存角力之中，年輕一代真的能「好自在」嗎？也許隱藏在輕、薄、扁平的面目之下，其實存在著除了媒體氾濫帶來的快樂與焦慮外，也同時隱含著面對龐大體制的無奈與失落吧！